



榕村語錄卷之十八

宋六子一



滄洲精舍中祠七賢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司馬氏

延平獨延平稱師卽稱謂間亦不苟後稱六人則

去延平後稱五賢竝去司馬當時伊川與邵子終

不相合明道亦說邵子于學全不識問以邵子之

虛明精究何以謂之全不識曰程子論其學微雜

黃老之意便是不識邵子若不得朱子表章恐亦

要減色問論理學司馬自不知延平何以六人去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一

延平曰想是以其氣魄小聖人的派胸中是滾熱

的逢著人便要成就延平口吶有所得默默自己

進修人無知者他亦不求人知惟其實有所得脉

絡不差故感召得一箇朱子來康節從遊者便少

明道責其不授徒曰人都不來學明道曰堯夫故

是悠悠

佛家有經師有法師有禪師經師是深通佛經與人

講解法師是戒律精嚴身體力行禪師是不立文

字參悟正覺儒門亦似有此三派鄭賈諸公經師



也東漢諸賢壁立萬仞法師也陸子靜王陽明禪師也程朱便是三乘全修所以成無上正果

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樣圓滿此理未曾暢發却得西銘一滾說出西銘事天功夫實際卽是定性書中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學備矣

清植

象數可圖理不可圖也而周子以圓圈圖之凡四方三尖六角匾長之形同其尺寸實之以物皆不能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二

滿惟圓則滿充實無欠及至陰陽之中小圈五行之下小圈皆卽上大圈如水中之月卽天上之月本無有二此下又將氣化形化作二圓圈與太極等直是大手段人告以身從父母生卽性亦從父母賦須當守身盡性以爲孝人都信得及若告以天地爲吾大父母必笑爲迂遠矣惟使他由父母而推之于父母之父母累進而直上溯至厥初生民非天地之氣化而何西銘卽是此二圈圖說故曰乾稱父坤稱母不謂之祖妣者祖妣年遠爲鬼

鬼者歸也歸則不及撫摩恩勤矣乾坤

年難老之父母故曰日監在茲及爾出往又爾游

衍至周子雖言君子修之未嘗言如何修也試思

天地開一大世界日月升沉山川融結却是爲何

無非爲生人之地卽萬物皆陪客如菓樹然枝幹

花葉雖然無數其歸只是要結實天地生人非是

要你美衣豐食驅役萬類暴殄天物也要你贊助

天地耳西銘自知化窮神直說到厚生玉成所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工夫皆備又定之以中正仁

榕河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三

義而主靜何以定何以靜亦未明言却得明道定

性書闡之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然廓然大公

者仁之所以爲體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體

在於大公卽所謂主靜也但工夫節次尙未詳密

又得伊川好學論補之其曰真而靜靜卽主靜之

靜真卽無極之真之真實本太極圖說以立言至

下文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指出知行

並字而塗轍具矣四書合而首尾完備代造化而

爲言非偶然也



程子不請教邵子的數學。邵子亦不請教程子。明道學其所講論都不見。這是公案可疑者。到朱子大開城府。你有一點好處。我便收來。我有一點好處。便思公之于衆。洞然無可疑者。伊川難講話。想是明道還肯說。故邵子云。伯淳之言條暢。邵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敢推出他去。二程有幾段說陰陽天地甚精的。想亦互有資益處。只是前人傳藥不傳火。火候不肯就傳。

二程十五六歲便欲學聖人。朱子廿來歲學仙學佛。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四

遍參歷扣。其立志之高。才氣之大。自是第一等。然幸得濂溪延平。把他點化得低下來。便腳踏實地。卒有成就。不爾一向高濶去。便狂。狂之不已。便至於妄。孔子大聖。只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老彭且曰竊比。何其德盛禮恭耶。王陽明儘有氣。可惜同時無人能點化他。故終入邪魔。至死之前一年。尚作詩云。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何其妄也。一齊抹倒古人。獨立天壤間。便不是聖人氣象。派頭程子說吾學有所受。朱子言必稱延平。

陸子靜便從來不說師法何人似從孔孟以後千  
餘年不傳之秘。至于靜出而忽自己得之。則此便  
見差路。以上  
總論

朱子作濂溪祠堂記。直以道統歸之。而以程子爲見  
知于學庸兩序。及孟子篇末。則但提程氏而不及  
周子。無不允當。

觀明道贊堯夫異於橫渠。贊橫渠又異于濂溪。銖兩  
不差。便知其淵源有自。昔受學於周茂叔。吾學有  
所受二語源流何等分明。自記

榕村語錄

卷八 宋李

五

伊川於明道墓表。旣以之接孟氏之傳。於橫渠則曰  
自孟子後。只有原道一篇。西銘則原道之宗祖也。  
又曰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或疑程子所以  
尊濂溪者。反橫渠之不如。然其所以表章西銘而  
不及太極。原有深指。朱子言之悉矣。其評論語次  
雖未聞以孟氏以後之統歸之。然孔顏之樂。乃程  
子自言授受之要。非其實到仲尼顏子樂處。豈能  
開端指示。使學者尋之哉。夫得孔顏之心。而不得  
孔孟之道。未之有也。濂溪之心得者深。明道橫渠



之文教者廣亦猶顏子潛德於孔子之門孟子修業於戰國之世故推尊之論各有攸當未可執一以疑其二也如後世多稱孔孟未聞有以是掩顏子者推是可以論伊洛淵源之際矣自記

人能將太極圖說通書句句明白看四書五經都有入處

太極圖直發千古所未發從來人不敢圖理而周子圖之天下惟圓者方滿凡圓物中間積實便飽滿如其大而方之便少又三角之更少此上圈之妙

陸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六

天下道理俱包在太極內十分滿足也若動靜不相生則有息時而太極亦破雖分動靜而中圈自若此第二圈之妙至下二圈一是氣化一是形化人只知到父母生身當全而受全而歸不知一步步推上去其初生者爲誰非氣化而何旣爲氣而生則乾坤非吾大父母而何亦當全受全歸論父母之生卽天地之氣化此必讀書明理者方知之若其初之爲氣化雖愚人而知之也西銘却好發明下兩圈之理周是順流下來張是逆推上去某

正嘗說幾部書相接得妙。張子不知有太極圖。做一篇西銘。恰好接太極圖。大禹未必知有易經。作一篇洪範。恰好接易經。周公做一部周禮。恰好是洪範行義。

向疑太極圖不如先天之自然。其爲圈爲白黑爲左。右交系。皆似出於人爲。今思之。始知其妙。妙在最上一圈與下二圈中間。陰陽五行。却是過脉。大抵天地位便生草木。後生禽獸。最後生人。人生而天地結種矣。正如木之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華。華而實。至所結之實。與所由生的種子一般。而木之事畢矣。此圖下圈與上圈無絲毫欠缺。無絲毫參差。一樣圓滿。見人與天地之性一也。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七

問說太極畢竟又說無極何也。曰。易有太極。原不須說無極。因老莊諸人將太極說似形像。未分精氣渾然之時之謂。未免落有朕兆。故加無極二字。以明不有朕兆也。這是因時立言。看下言無極之真。不更言太極。可見太極卽無極。非有二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把太極剖作五片。其實箇



箇具足圓滿。請以孝爲太極。喜怒哀樂爲五行觀之。如親有得而吾喜。則孝心全體在喜。不必夾以怒。哀而後爲全也。親有疾而吾憂。則孝心全體在憂。不必雜少喜樂而後爲全也。無餘欠。無彼此。皆以此意求之。如生意是太極。春溫夏熱秋肅冬寒。無非生也。不但春溫時生意全在。卽夏熱秋肅。生意亦全在。熱內全在肅內。至于嚴冬。生意或幾乎息矣。其實冬不冷。春來如何能發生。如人夜間不睡。明日都無精神。是睡似不辦事。實乃辦事之根。

榕村語錄

卷八 宋六子一

八

天下無性外之物。卽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睚鳩之夫婦。他固不能相通。然既有那一件。太極便都全在那一件。向來都將理字訓太極。還有說不去的。惟以性字訓。則皆通矣。

太極圖說言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似說倒了。五行在四時裏面。故火炎于夏。水旺于冬。木生于春。金盛于秋。如周子說。却像五氣四時。是有了五行後纔有的。大抵賢人的話。便說得極好。比之聖人。到底差得些子。孔子說五行曰。天秉陽。

垂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日月星辰雖皆是懸象物事然實以日星爲紀所以日近得來便暑遠了去便寒四時俱看星舍惟山氣起去便成雲澤氣起去便成雨却是地下的事月雖是懸象其實一半陰一半陽曆家說九天惟月天最近炎夏時節日光當頭晒透下來所以暑隆冬時節日遠了只剩他一箇冰冷冷在上面所以寒邵子以夏屬日冬屬月朱子說他不是實却是如此至風

榕村語錄

卷夫

宋子

九

兩以月爲驗萬物孕育亦俱以月爲節孔子言其三五而盈以從陽也三五而闕以從陰也故曰和而後月生焉清植

太極圖說是從繫傳首章運化出來然有一處可疑開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是指著甚麼若是指天地則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兩句難說繫傳只從天尊地卑說起方漸次說向摩盪上去便無弊尚圖說極精然看來不如繫傳尙有數處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句既不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語



意圓渾。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切天所藉以生  
生之功用亦未曾數說得盡。至化生萬物繁頂男  
女來。便像只從二氣交感說起。又不如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從理上說起。卽  
推本主靜一層論理。固是然。生出後人許多論議。  
亦不如繫傳易簡二字。只坦白放在那裏。便不用  
更說主靜了。曰然。清植

巖間與日月合其明。似是智。如何是禮。曰。日月是外  
明的。火是外明的。三千三百都是燦著于外的。水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十一

十

是內明的。智是藏在內的。鬼神是幽暗的。與天地  
合其德。四句。朱子將第一句配太極。二句配陰陽  
三句配五行。四句配男女。但夫子如何知道有太  
極圖說。不如配仁義禮智有根。如今舉成語以實  
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仁。禮者嚮明而治。故曰  
禮。義者宜也。時也。得其序。舒慘合宜。故曰義。鬼神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故  
曰智。

太極圖說所引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是應動靜變合

四時等句引立人之道是應男女善惡中正  
仁義等句又引原始反終二句却與上意不相粘  
合蓋陰陽剛柔不外仁義人之道卽天地之道原  
見在入道之始反見在入道之終便知死生之說  
卽西銘存順沒寧之意至此方是全受全歸不爲  
虛生浪死死生信是小事夫子所云朝聞道夕死  
可矣是大要緊處必說到此纔成全箇人寧字最  
妙只是心中帖然吾事都畢

通書四十二章字字純粹雖無一語關佛老求其一語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十一

似佛老者亦不可得

程朱說性命許多話似還不如通書誠上章爲盡聖  
人盡性而性者自然之實理故曰聖人之本旣云  
聖人以在人言不在天言誠之源言在人之實  
理所從出如天命之謂性天哉乾元是乾始一點  
至潔淨無所爲之心萬物資之以始者這就是誠  
之源云萬物則自聖賢庸愚以至昆蟲草木皆得  
此理無有彼此厚薄之異如天下雨一般何嘗于  
江河多些于溝渠蹄涔少些于清流處清些于臭



穢處濁些都是一樣乾元只是生理至云乾道則有陰陽矣有陰陽便有變化錯綜交互無所不有各正性命正不對邪猶云成也到此如江河自然得雨多溝渠蹄涔自然以次少清流覺得清穢處覺得濁然無論大小清濁皆有此雨惡人亦斷不了此理所謂純粹至善也繼之者善繼字妙說予偏屬天說受偏屬人惟繼字恰是天人之間相授受處如父以家業付子而子方承受之時無不善者及搬到各家便不同所謂成之者性也所以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三

繫傳緊承上文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此說各正性命最明白如此講與性相近習相遠一樣語氣不必又說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矣天道之元亨卽此誠之通天道之利貞卽此誠之復上言人性此言天命朱子以陽繼陰陰繼陽爲言則通與誠之源復復與誠斯立復矣大哉易也是說此理備于易非取交易變易之義性命之源是雙收上文語氣與太極圖說結句一樣

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反卽復也性復兩字從孟子來  
或安而行之擇善而固執之安執兩字從中庸來  
自記

理性命一章說得極高却有實理庶彰厥微朱子言  
彰底微底非靈皆不能明某意微字是此節眼目  
卽物上見理次節眼目在中字卽偏處見全末節  
眼目在一字卽萬中見一清植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程邵都說  
不得如此簡當上句先天也不句後天也其精理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

三

不可見則畫卦以示顯之象皆可見矣既有卦  
則天地間事物之理因卦都發出來精字蘊字示  
字發字畫字以字無一不穩當恰好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五經所言盡  
乎道矣天地鬼神之奧豈能外之何止二字畧有

語病清植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淺淺

說得甚明白亂臣賊子都是死人雖誅他他亦不  
知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大法卽在王道中道尙寬



法更嚴切

以上周子

橫渠說明道可比顏子。鄒志完稱曰：使斯人得志，可使萬物得其所。范淳夫曰：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卽至強梁如荆公，惟明道與辯論，他便受，亦以忠信許之。使濂溪明道朱子得用于世，以視武侯共細密，敏慎虛公，俱可信得過，且自然更純。

某以定性書繼西銘後，就其文章觀之，渾渾淪淪，似無下手處。其實包得許多物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凡中和忠恕誠明敬義，都是此段話頭。敬以直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

十四

內義以方外便是下手處。朱子解只順文義詮釋，倒是他自己語錄內有一條說得親切，只是不曾分剖得知行明白。故某又以伊川顏子好學論繼之。其言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守之固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仍歸到敬上，直是有源有委。

明道作定性書，纔二十多歲，未必擬議經書，出語自然。脗合所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便與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一般。人心一有所私，便待親厚的好些，待不親厚的不好些。圖甚麼，便用情無所圖，便不用情。如何能普濟萬物，打通人我。惟乾始一團好生之心，乾乾淨淨，一無所爲，故能醞釀流溢，隨物賦形，自然公普，到得天下皆受其利。他亦不言所利，其初原無所爲，後來自無可言。此乾始之心，在人卽不忍人之心也。不獨聖人有是心，人皆有之。孟子最形容得親切，見孺子入井，便生惻隱。自家孺子如此，卽人家孺子，甚至仇家孺子。

榕村語錄

卷十六

宋六子

五

亦皆如此。此要救孺子之心，若是爲納交要譽，及惡其聲，便有相與者與，沒相與者不同。人見處與沒人見處又不同。救之後畢竟要自暴其德，惟無此意，所以只覺得必要如此。自己那一段不忍之心，纔過得去。他無可言者，天地之常以其心，卽乾始也。普萬物，卽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心，卽不言所利也。聖人之常以其情，卽乾始也。順萬事，卽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情，卽不言所利也。他天資高，直見得到此，想亦能行得到此。夫子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卽此心也。古之學者爲己。不爲名。不爲利。闢然無色。淡然無味。寂然無聲。泊然無臭。學者如是。聖人如是。上天之載。亦如是。

看來好學論。稍遜于定性書。以不曾指出敬。以直爲一層工夫也。篇中只言致知力行。所云正其心養其性。只是撮總語。大抵言知行。不若言敬義工夫較備。

上蔡記明道語。某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拈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

去

出來。朱子改云。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體貼字。便像是程子創造。此二字樂記中已有。只好說拈出。因程子受學濂溪。太極通書中。却未見此二字。故曰拈出。天理人欲。這樣字。非洙泗不能如此。粘合得妙。理屬天。欲却從人。而有精當無比。

伊川太方嚴。須是三代方用得他。朱子和平寬大。畱心人才。一長必錄。如陳同甫粗疎之極。而始終交好。東坡恨伊川。在自己盡力詆毀。伊川如無聞也。者。終身一字。不及東坡。此東坡所以傷心也。大槩

洛蜀分黨。固起于門人。而積釁多開于小處。蘓家父子入都。一時盛名。玉荆公藐之曰。不過戰國之文。所以蘓氏嗔嫌到底。新法猶是波瀾也。

忠信是直。內脩辭立誠。乃是方外之事。明道却帶直內說來者。誠卽是忠信。內有實心。必從實事上體當而誠乃立也。故云。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自記

問程子言器亦道道亦器。何謂也。曰。此條以誠字爲主。以天字爲容。忠信進德卽是對越上天。何者。天之所以爲天。誠而已矣。其體謂之易。其理謂之道。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七

而其用卽謂之神。神不在道之外也。子思言性道教。孟子又就中發出浩然之氣。氣亦不在性道之外也。故中庸言鬼神充塞如此。而歸之于誠。則神氣與道之妙合也。顯矣。徹上徹下。總一實理而已。豈有他物哉。夫誠也。性也。命也。形而上之道也。天也。神也。氣也。形而下之器也。然亦辨道器之分。不得。不如此立言耳。實則道器渾融。何處分別。君子而能存誠。則道在是矣。道在則異世而同神。何有於古今。殊形而同體。何有於物我。忠信乾乾。天且



不違蓋爲此爾。程子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然則事天以存誠爲本，而存誠以居敬爲先。自記

問：生之爲性，本告子之言。程子乃述之，而曰：性卽氣，氣卽性，何也？曰：性與生俱生，故其字從心。從生，非生則不名性。生者氣也，而性在焉，是性卽氣，氣卽性也。辭同而意異，不可以辭害意。問：又言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何也？曰：言既生之謂性，則人生所稟之氣，當有善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一

六

惡，然善惡差殊，非性也。性卽理，理則善而已矣。氣稟用事，而理之具于是者，或過不及焉。善之反爲惡，非其初相對而有也。上節合性與氣言之。此節離性與氣言之也。理有善惡，理字行文虛字。問：又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何也？曰：此中第一節言善固性也，惡雖反焉，而悖於性，然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性者以有生而名人生之前，屬乎天命，自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兼氣。

質論也。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何也。曰此申第二節。繼者流行繼續之意。繼之者善。謂天命流行無有不善。卽元亨利貞之德。太極之繼是也。其理在人則爲仁義禮智。雖不離乎氣稟。而有不雜氣稟者存。故謂今之言性。乃指其原于天命純粹至善者言之。孟子所謂性善。蓋主此耳。問又以水流就下爲喻。而曰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何也。曰又申第一節。猶水流而就下句。與孟子以水之下喻性之善不同。蓋是行文虛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九

句。言天命流行而賦於物。正如水之流行而趨于下也。命之理無不善。及賦于物則有善有惡。水之流無不清。及趨於下則有清有濁。清濁皆不可不謂之水。則善惡亦皆不可不謂之性。明矣。問又言水之清則性之善之謂。不是善與惡在性中。兩物相對。何也。曰此亦以水喻申第二節。蓋澄治之功。至則水復其本清。學問勤則性復其本善。水之清濁非從源而有。善與惡之在性本。豈相對而生哉。問又言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何也。曰命之



於天循之則爲道。修之則爲教。聖人盡其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則道教備矣。然豈能有所加損于性哉。無他。性善故也。朱子文集中有解釋此條注語類中與門人講說尤詳。然所分段落似未甚清。又以繼之者善爲就人情動處言之。蓋因下句引孟子之言。故轉生此解。然伊川固謂孟子言性是極本窮源之性。則以合諸大傳繼善之旨。又何疑焉。朱子又謂先以水之下喻性。復以水之清喻性。爲譬喻叢雜。亦似非立言本意。自記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一

三

問程子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謂也。曰。此條要緊。在識字存字。識則愈存。故不須防檢。存則愈識。故不須窮索。反身則識矣。誠則存矣。訂頑備言此體。卽萬物皆備之存也。以此意存之。則識而存之也。上言訂頑。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體亦識也。有亦存也。識又先于存。故能體則不患不能守也。然此所言皆是庶幾于中心安仁之事。學利以下。則防檢窮索又烏可已。自記

問程子言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何也曰此條合易又孟子及所答橫渠定性書與平日涵養致知之說而一以貫之蓋明人理則用行敬則體立近思約守不待遠求易之直內方外卽其事也雖言賢人之事然敬卽閑邪存誠忠信進德之功義卽言行謹信脩辭存義之業乾之龍德亦若是耳豈有他途哉其有他途者穿鑿以害理繫累以害心也豈獨聖人雖天與人亦只一理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天地正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三

氣卽吾氣也持志集義直養無害則天人一矣苟爲私心所蔽則不直不方而浩然者欲然何其小也無不敬則內直思無邪則外方斯二者傳心之要也定性書廓然大公而戒自私之累物來順應而惡用智之鑿卽此意然未直指用力之方此揭敬義爲言入德之途可謂明矣首末先言明理愼思而後言敬者識得此理然後能敬存敬則天理益明二者相爲首尾

自記

主一非寂守此心而已隨其所在而主夫一爲坐立



言行無非是也。無適言不去而之他。申主一之義耳。自記

問程子言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何也。曰事猶理也。心是身之主。仁是心之理。不曰理而曰事者。仁合內外兼體用。故以事言之。欲其易曉。問者聞仁就事言。故疑是心之用。程子又正之。謂就事見仁。則可謂仁者心之用。則不可。仁者心之所以爲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但言心。則專言之仁也。中包四端。猶身之有四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三

體也。故言四體具於身。四端具於心。則可言四體身之用。四端心之用。則不可。惟其具之。是以用之而已。問穀種之喻。曰以心爲穀種。以仁爲陽氣。則失之遠矣。或人蓋未喻程子之意。而終以用處求仁也。然以穀種喻心。則固已得之。但未明性情之分耳。苟知發處是情。所以發處是性。性是仁。發處是惻隱。則性情之分明。而心在其中矣。此條剖析心性。情與仁。極爲精切。自記

堯夫問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起處起。言從動之端

起也。蓋語得要領，與明道加倍之對同。故堯夫皆爲之驚愕。自記

伊川於明堂禮成不往哭。溫公亦以明堂大禮。溫公分爲臣子耳。非直爲慶吊不同日也。自記

在中之義言不著于喜怒哀樂而在其中間也。中道在事。此中字在心。字義雖同而用不同者。體用之分也。季明因在中之義未明。故復問其意。程子但以不字易未字。而便以爲中。蓋卽無所倚著之謂。然終不明言。使深思而得之耳。季明因程子言不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一

三

發是中。故疑中無形體。所以名道。然中和皆以人心之德言之。則中雖無體而已有象矣。所謂未發時氣象是也。程子旣言中有形象。則異於泯然無迹者。故季明復以有無聞見爲問。然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以此揆之。則未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理自在明矣。季明因謂旣以未發爲中。則是惟未發之時可名中耳。程子言中之道貫於動靜。何時而不中。蓋雖和亦中也。未發之中。乃時中之根本。故程子因問又發此義。季明言固是。



動靜皆中。然觀于未發之前。氣象自別。接事時則心著于事。未必有此氣象矣。殊不知動靜時也。靜時無著力處。亦無容觀處。有著力之意。有觀之心。其分皆屬已發而非未發矣。故觀中者。觀之未發之前。不如觀之已發之際之爲善。程子既正季明求靜之失。又見其下一觀字。知其於動靜之界。尙未甚明。故還以靜時如何問之。季明謂靜時固無物。然自有知覺。然則知覺者。卽其所以觀氣象者也。程子言既有知覺。則屬動而非靜矣。如復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一

言

卦一陽始生。雖朕兆于中。未發露於外。畢竟不可謂之靜。乃動之端也。天地之心動。乃可見中之氣象。未發於何觀哉。問者既聞程子之言。故謂靜時氣象。既須于動處觀之。則靜中功夫。莫亦須於動處求之否。程子前既有存養于靜時之說矣。於動上求靜之義。則未嘗及。故亟然其說。而以爲此段工夫最難也。釋氏所謂定。却物者也。求靜于靜也。聖人所謂止。因物付物者也。求靜於動也。付物則理得而心安。却物者強遣而已。物之善惡自在。善

之惡之之心自存。名爲無累。而所謂物者。隱然凝滯於冥漠之中。非真靜也。艮之爲止者。蓋天地生物。理既完足。各正性命。則寂然不動。而有以爲發生之端。故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人心應物。能使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則亦寂然不動。而無偏倚。留滯之處。欲其不靜得乎。程子嘗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蓋動根于靜也。此條所言。則又靜根於動。動靜相循。如環無端。儒者傳心之妙。盡於此矣。朱子養觀。詎備言此意。然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三

似以復艮兩卦分未發已發。故其言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細詳程子答問。其舉復卦爲言。正以復見天地心之爲動。明既有知覺之非靜耳。明靜時未有知覺。則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耳。明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則但當存涵養之意。而於已發之際。觀之求之耳。故言復卦爲靜極而動。艮卦爲動極而靜。則可言復卦爲靜中之



動艮卦爲動中之靜。則於程子之言有毫釐之差矣。就中庸首章論之。養其未發之中。正其所以止其背也。遵其方發之和。正復之所以見其心也。且所謂靜中有動者。惺覺之體。似與復見心之意異。所謂動中有靜者。付物之妙。似與艮止背之意異。蓋惺覺又在見心之前。止背又在付物之後。艮靜復動。其大分不可亂也。或者聞程子言中有形象。又言靜無知覺。故以未發之前動靜之分。請程子決之。程子答以靜而有物。則雖知覺未形。而義理渾具。端倪未露。而氣象全呈矣。前言平日涵養。便是至此。乃指出敬字也。其言敬以主一本兼動靜。因季明之問。故就思慮應事言之。亦動上求靜之意。或因程子言靜非知覺。然雖無見聞而見聞之理在。故復問物之過乎前者。見與不見。程子言若是祭祀之時。或不聞見耳。若平日豈有不聞見者。蓋聞見與視聽不同。未有心於視之聽之。雖聞見不害其爲未發也。問者更端言主敬之時。雖有見聞。莫不當留。此又失於有心求靜之過。而非所

以言敬故程子正之言豈不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乎惟非禮者則勿之豈可槩弗見弗聞乎敬通動靜者也自記

在人之性卽所以爲人之理則在天之理卽天所以爲天之性性也理也一而不二故原其所自來則粹然至善而不雜矣當其寂而無感之先氣未用事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亦何不善之有惟發之不中節然後有惡是善其本然惡其後至故曰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自記

榕材語錄

卷六

宋六子

七

孟子言人之有不善非本之罪程子又以爲有不善者才也其說若相反而實相備且因是以知氣質之說旣自孟子發之蓋所謂才者卽氣稟也孟子未嘗不言氣稟但以爲不足以牴人性之善使其有己百己千之功則自不至于倍蓰無算之域惟不能盡其才而以爲未嘗有才者多故謂天之降才爾殊耳豈才之罪哉蓋不歸咎於氣質也今講家以才爲性之用如所云良能者故謂孟子言理不言氣其說未備則失孟子矣且孟子所言性善



謂人性也。人受天地之中，五行之秀以生，故其性獨善。此便是兼氣而言，非指天命醇粹人物同得之初也。故曰異於禽獸幾希。又曰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既謂之人，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我與聖人非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故人類之中，才質雖有高下，不足以牴吾性明矣。故曰性善也。程子兄弟往往以孟子言性皆指天命之初，又以孔子言相近爲氣質。孟子言性善爲極本窮源，皆啟後學之疑。豈知相近之卽所謂善乎？夫禽獸與人絕遠。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子一

三

而人與人則相近。堯舜與途人相近，則性誠善矣。豈必窮極本源論之哉？如果窮極其本，則萬物之一源，凡有血氣皆與无妄。何又曰異於幾希而違之不遠是懼？且曰犬牛曰犬馬，推而遠之，惟恐相混焉。程子又曰才稟於氣，乃用孟子才字而開氣稟之說。其曰自堯舜至途人一也，卽孟子堯舜與人同之說。二子豈不知堯舜之異途人哉？亦言其同類而相近耳。既以相近爲善，則孔孟言性之未嘗有異也。其旨彌顯矣。自記

問程子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所謂主者是性  
爲主是心爲主曰性爲主

清植

程子遺書極爲天地中一條言地是渾體隨人所處  
無適非中若以爲有一定之中則其邊際必有所  
窮以測景之法推之去中國一萬五千里應已得  
地形盡處何以天地之運彼此無殊故知地之體  
勢高下相因隨處爲中無有定在此條深得周公  
遺意

自記

程子遺書中日之形似輪似餅一條言地無適非中

榕村語錄

卷八 宋六子

完

則無適非日所照蓋日陽精非形也如是形則似  
輪似餅其大有限其光亦有限矣且果行於地平  
三萬里之上則非中土而處於極東極西者取日  
旣遠朝暮必有不照之時而又安得有此理乎因  
引莊子語以明日爲精氣而非形又引佛家語以  
明舊說之是舊說卽周髀也周髀謂地如覆盆天  
如蓋笠日月遠其傍而行此與佛經之說正同北  
極之下地如覆盆崑崙四類卽佛所謂須彌山也  
程子言今曆家謂日只在地平升降出沒不如舊



說言周回遶中心者之爲善蓋周回環遶則東之夜卽西之晝南之子卽北之午無所適而不爲精矣後又申言之惟其是精而非形所以到處有光精神常新無有微盛如火光所燃其能熱物皆然也精之所在而氣隨之若人之志一動氣故生物之理居可知也自記

程子遺書極須爲天地之中一條首半言兩極因人視而有低昂實則南北隱現隨地遷變後半言寒暑之氣亦當隨地遷變而有冬夏反易之理蓋極

榕村語錄

卷十八

宋六十一

三

星雖爲天地之中然大地間四方上下之遠近無不適均而相直者相直則循環不窮矣曆法所言極星高下各就其地所見言耳然有南極見而北極隱者可知天地之中未可以所見定也天地道里旣不可窮然測景有三萬里之說則是南北東西皆一萬五千里也而中國迤西萬五千里之遠於此測景仍在三萬里中耳天地之中果可以一處定乎此以東西言之則南北可知矣下又言寒暑只因向背日耳不緣地也高下謂南北旣寒暑

因乎南北則氣候在在推移各以日之向背遠近而已漸推漸遠至於赤道之南則氣候須正與中國相反雖未實諸聞見然總之有冬有夏而已確有其理也自記

問遺書言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饒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燃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此一段如何曰滿天地間都是氣而日爲陽氣之精到處有光出於地上地上有

榕村語錄

卷六 宋六子

三

光沒於地下地下有光如火之著于柴薪非有一物推之始行也氣塞滿天地陽精到處氣卽隨之而聚便生物所謂日無適而不爲精至確之論也遺書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冬至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天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此一段亦說得好說有這箇無多一個有字說無這箇無多一箇無字無卽靜也靜不是空滅原都有在那裏一提起便都在以形器而言何嘗無



有無當其思慮時便是有思慮不起便是無試問  
無時果竟無乎任甚麼生平事原都記在那裏老  
子開口便言有無其所謂無卽吾儒所謂未發也  
伊川謂靜中須有物極精雖然未發豈得謂之無  
喜怒哀樂乎天地晝夜古今死生卽是此理一箇  
樣無一些差

以上  
程子

榕村書錄

卷八

三

榕村語錄卷之十九

宋六子二

世人于可愛之物必欲得爲己有轉眼便屬他人此  
身尙不得有又何者爲吾有此吾儒至粗道理佛  
家却以此呼呵人總由愚者多也康節于此見得  
最透程子乃譏其於學全然不識至橫渠雖譏其  
力索強探然謂自孟子後都無他見識其所言爲  
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都是實話非屬誇大  
若只曉得剥復否泰自然之理數非人力所得與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一

便超然自了何賴于人之立命邪果見得橫渠與  
康節不同大抵此心雖要撒脫放下又要振作扶  
起方是聖賢之學

光坡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只說寧字到底是何歸  
宿若說不消散像個不安寧的若是消散又似與  
常人無別曰但以人生行事驗之這事做得不愜  
心翻來覆去只在心頭睡著亦不安帖若做得妥  
便放開明日又好做別事聖賢生順死安便是如  
此雖似消化却是長存的如喫飯一般無病時飲



食都消化腹中一無所有又好喫那一頓前此所  
喫者俱已無存然穀肉之精液補益血氣精生氣  
氣生神何嘗不存若是喫一頓米存在肚裏飲一  
口水亦存在肚裏像件件爲我所有却飲食不納  
氣血日損形神枯瘠而日就滅亡矣

通書可繼中庸正蒙可繼孟子只是正蒙畧高些便  
差其曰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  
可也極精朱子嘗見群雞出卵就中有一艱難者  
提他一提雖然出得容易些後來竟長不成以此  
榕村語錄

卷九 朱子字

二

見助長不得只有順其氣候而已人沒神祕是著  
意強不來的惟存之久則神明充足自有威光開  
存神卽是存心否曰是

佛家何嘗不有所見他見萬物皆有人性故云皆有  
佛性豈獨禽獸草木皆有豈獨草木土石皆有旣  
與人同此性如何殺害他不殺生何嘗不是只是  
非天下之達道便行不去但爲之節制無故不殺  
所全活已多矣蜂蟻之君臣不能通之父子虎狼  
之父子不能通之君臣卽雞彘初生子如有人傷

其子其母便向前來鬪。曾不怕人。何嘗無父子之親。其子自爲一羣。何嘗無兄弟之好。如何漸大。漸不認得。又護自己的子。不知護他鷄豕的子。惟人知道終身慕父母。又知推之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異于禽獸。若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把父母漸漸忘了。便與禽獸何異。所以孟子說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希經書後果。然太極西銘兩篇極好。西銘是一部孝經縮本。縮得好。太極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

三

是一部易經縮本。亦縮得好。孝經是就孝上說全了。爲人的道理。西銘是從孝上指點出一箇仁來。知乾坤一大父母。則天下一家。生意流通矣。所以孟子說擴充。說善推其所爲。卽人異于禽獸處。季方言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兩句似是一意。諸友方在疑難。反覆問。適賓實至。因質之賓實。曰無忝是盪滌其邪穢。匪懈是充長其天良。易曰閑邪存其誠。雖閑邪正。所以存誠。然閑邪止是打疊教乾淨。至乾乾不息於誠。却大有事在先。



生聞之。大以爲然。

清樞

有稱神化二字。張子言以仁義。朱子言以中和。可謂實體。曰然。以愛子言之。只此愛心。一神也。而或飲食之。或教誨之。則一神而兩在也。然飲食此愛也。教誨亦此愛也。均之一愛。所謂兩化而推行于一者。

光坡

一故神兩故化。如呼吸語嘿皆是。兩箇呼來則吸化。吸來則呼化。語來則嘿化。嘿來則語化。其實化卽生之根。兩卽化也。然呼吸總是一氣。語嘿總是一

榕村語錄

卷九 未六子二

四

心。此之謂神。神非太極。太極理也。非神也。雖神亦由於理。然却有界限。人多將心性混說。以性爲心。將性說成知覺。以心爲性。將心說向虛寂。大抵理神氣形。原有分際。形是至粗的。運於中者氣也。氣之精者神也。神亦由於理。如心之不息。亦理之不息。畢竟說不得心。卽是理問。一故神神是不測之。謂似非實字。曰是實字。妙萬物而爲言。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卽說神妙不測。何故不測。亦由于

神

所過者化。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所  
存者神。却是意之所動。人便覺寤心之所注。人便  
感應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是所過者化。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  
所存者神。張子又不如此解。以合一不測爲神。推  
行有漸爲化。化是過去的。便要消化。如暑過熱氣  
消了。寒便成寒。過冷氣消了。暑便成如吃飯然。若  
先吃的積在肚裏。斷不能再吃。消了前面的。方好  
吃後面的。又不是消了就沒有。却有在那裏。其精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二

五

英具存也。陰陽寒暑相反。而實相成。萬物若不經  
歷過。必不能成就。如是者何也。原是一箇。不是兩  
箇。故曰兩在不測。又曰推行于一。所以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翻書人翻性理精義。至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  
在。照常解言。有一物便有一天在裏面。作主如體  
物而不可遺一般。

至尊云。這道理極深微。恐未必是如此。朕意將此體  
字作體恤體貼的意思。說如何。地初聞之。未能即



領會再對下文一想確是如此若照常說下引詩  
就該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何却引昊天曰  
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竟是說無日高高  
在上日監在茲一般天刻刻在人身止檢點大雅  
原是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且體物不遺亦未必不是如此說你說不見不聞  
他却體察萬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如在上如在左右下所引詩亦是言相在爾室尙  
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乃曰神之格思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六

不可度思矧可則思

東銘洗發君子不重則不威意極是要緊戲言豈徒

傷德且多賈禍

以上張子

仰易似從太元悟出故甚重其書如元首八十一策

三十六邵子便說卦八八而著七七

自記

明道謂堯天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

濟事洵所謂一言以蔽之者又搜根及太元是能

捉百原底真贓蓋先天生卦造圖法全用元却是

出藍之青

自記

朱子尊崇邵子。只是重先天圖。此圖自是有傳授。至他所說易。却是教外別傳。故明道說他學全不識。有問擊壤集于朱子者。答曰。比他皇極經世好些。可見程朱皆不甚尙其所學。大抵孔孟不講的。便可不學。

邵子把天地間物事。都配合作四件。却是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近裏著己之處。畧而不講。所以某于中庸餘論中補之。此却是天人相關至切至要處。

問經世何故分四件。曰。原是四件。易經開口說元亨利貞。只是聖人所言皆精髓。邵子所言却是羽毛鱗甲耳。若再搜根歸到仁義禮智上便更好。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二

七

邵康節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間。二句極好。人心存。在這裏。如有源頭活水。無處不靈動。自己心裏不作風波。自然所遇皆安靜。所謂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也。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似儒家大言。却是實事。如漢祖唐宗。熊虎百萬。開數百年基業。就一時論。視儒生學究。何啻天淵。然周邵張程朱子。雖寂寞一



室一編研摩。却道通天地。思入風雲。由今看來。漢唐事業可能與比否。大抵當前之與後世。似隔壁一般。如鄰家宴享賓客。笙歌樂舞。自其親賓僕婢。觀之華盛無比。自隔牆人聞之。了不在意。假如有。一書生貧苦不能自存。却在那裏書燈朗朗。若奏金石。便生羨慕。隔了一壁身在局外。便各自一好尙。

康節之數不如程子之理精。張昺問曰。理數一也。豈有離理之數。無數之理乎。曰。固是。但內外精粗。畢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子二

八

竟有別。如一果子。皮果也。肉果也。心亦果也。畢竟皮肉與心不可說是一般。康節將五行參錯配搭。大而天地人。細而昆蟲草木。形形色色無不融貫。聯合。要之將以何爲。不過要見得透。得以安靜快活。不犯手耳。程子便不須此。只是講理。所謂理者。只是吾身喜怒哀樂與天地通其性。仁義禮智其道。君臣父子。內而天德。外而王道。天地位。萬物育。何等功用。何等精義。便覺數爲皮殼。無所用之。問邵子前知。另有學問否。曰。他看得世間物事零碎。

處俱絲絲有條理。心又虛明靜細。算數又精熟。更以所值時勢參斷。自然不差。非別有奇怪也。

吳張溫爲權所殺。武侯初聞。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我得之矣。其人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極有學問。語清濁善惡。胸中豈可不分明。但外面不要見出來。文中子曰。心跡之判久矣。此語未必不是。邵子特贊爲造化之言。如內健而外順。內文明而外柔。順盛德容貌若愚。皆是程朱譏之者。以說在答憂疑之後。竟似悲天憫人。都是外面粧幌耳。問邵子取之何意。曰。邵子竟是胸中快樂。一毫不掛。看當時政事之得失。賢否之進退。一點浮雲過太虛。其遇禍患而不怡者。如避霎時風雨。不得不然耳。心中實不相關。

程子不肯窮究邵子易學。朱子謂孔子便不如此。極是。邵子謂程子若學須二十年工夫。此語亦不是。朱子教人。當下便子人一條路。不如此嚇人。

邵子不能文。觀物外篇。乃陳瑩中所記。

邵子學問有弊。其立言太誇。程子雖亦有自負語。然



却有著落。如言絕學不傳，却還他有箇絕時。邵子則曰：得不謂之至神，至聖者乎？此語尙虛。或者不是說自己，至謂生于冀方，長于豫方，自號太極，天地尙不足道，這是何說。

邵子惟惟留侯梁公，想他出世亦近此等作用。至武侯從不提，及伯溫作論排之，始加呵斥。大抵聖人睿智並盡，若智處太多，於道理上太占便宜，便微與聖人隔。看來聖人却不妨畧帶得些呆意。

古人成功後，人便以事傳會之。劉伯溫何嘗知明太

谷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

十

祖起己爲之，作果知之何苦爲元用，作兩截人。此等卽聖人亦不知，只是聖人見理精熟，幾未動必不輕應。人看來若前知耳。惟康節說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廣成子，後世陳希夷輩，皆另有緣故。乃是聖賢中又別出一小支。二程不喜邵子，正是此處。然亦只因見理之後，又以氣機象數推其端倪耳。大抵人世所爲，無非上帝作主，故其機動而事未形者，天已有象也。問既是上帝作主，何故有時。稜世亂而不治，試問君有疾，豈君心所欲乎？既

有此形體卽有陰陽五行之錯雜只是當有病時  
心之靈明尙在或病甚時語言顛倒手足狂亂并  
心之靈明亦失之然病去而心依舊靈明心未嘗  
不欲一刻病去調養而保復之也如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武王乃命于帝庭既有帝卽有庭卽有左  
右天之靈明何處不在然必有栖聚之所如人之  
靈明遍體皆是拔一毛卽知痛到底心在腦子裏  
人與天地一箇樣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

嘗疑元會運世之說如謂自開闢至堯時已到已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子三

七

歷過數萬年此數萬年中人皆昏昧無知識恐未  
必然或曰當彼時人都糊塗塗殊大可厭先生  
曰是何言歟譬如赤子四五歲以前雖無識解却  
天機渾全浩浩落落無有壞處視長成後奸偽萌  
生豈不較勝卽以人驗天地人長成後所不記憶  
者僅四五歲以前事自六七歲後便能記憶今堯  
舜時事已自斑斑可考想彼時去開闢不爲甚遠  
人生百歲中止四五年不明白豈天地自開闢至  
混沌十二萬餘年中遂有數萬年不明白邪就是



十二萬餘年一番混沌之說亦大不經想來小劫數不過是水旱疾疫盜賊蠹起繼以明主數十年休養便可復舊或者經歷萬千年後遭值大劫凶荒兵火重疊並至竟致人涸物盡率土爲墟只零星存得一二於山崖窟穴中牝牡相生延綿漸廣亦未可定未必到彼時便天翻地覆日月山川盡數更換一番也孔孟程朱只說理雖似把捉不定看來倒準邵子論數却未必準由堯至湯湯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五百年至貞觀又五百年而生朱子亦未大差至堯湯之間有禹湯文之間有武丁文王至孔子中有宣王而光武前亦有高祖貞觀前亦有孔子子前亦有藝祖自朱子後有洪武至我朝又五百年大抵天道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故曰三五以變看來大概是如此

人只要實見得到某却見得康節說性理處比程朱隔一層其說元會運世恐未確問以晝夜觀之或者混沌亦不能無曰便有知到幾時是如此其一

代不如一代者如一年有春夏秋冬一般到得這  
一年完又從春來亦不可知總是聖人存而不論  
的就不消論

康節說元會運世往而不復某却不信孔子云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自孔子來其統歸之于下五代  
之後孔孟之學漸滅盡矣宋興風氣忽然淳厚生  
出許多大儒來此豈人力所爲天恐此道遂微生  
數公以發之殆有所待而行也

以上邵子

明道生平無著作端在日用言行間著力時時處處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三

還他箇道理以單讀書爲玩物喪志孔子却刪定  
贊脩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十八  
歲成進士已將青齋所托三人之學盡傳將去不  
厭其欲又學于謙開善後乃歸依延平生平事事  
不見他放過卽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見在詩用  
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  
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  
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彙亦覺得理足周  
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



芾齋本托孤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溯淵源却單認李延平。延平亦芾齋交好。想因相去遠故未及相托。朱子年長記得芾齋嘗稱延平如秋月冰壺乃往事之滄洲精舍祀七人。周程張邵司馬及延平。意可見已。延平受學於羅仲素。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間然。

朱子生于尤溪。故小字沈。即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齒

因沈字不多見。後人遂誤作沈。某人所編朱子年譜亦襲其訛。清植

問學儒多叛而之佛。未聞有僧悔而歸儒者。曰朱子蚤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及見延平。疑爲非常人。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疎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此非奪佛而入儒者乎。若失此一豪傑。如何了得。延平奪統之功甚大。朱子因是曾從那邊透過。所以身外之物俱不足以動之。韓文公便是。

少此故見大顛便心折朱子既從心地上立定根基又歸于正學所以妙

程子說書都是將書返之身心做起工夫及實有所得卽將心得處說書所以道理泡透了融洽會通觸著卽拈出於書之蘊一絲不差而于本文字義却多不管後賴生一朱子鬧發著實不然遇不善讀者便可流爲禪學有六經注我之意矣孔子教門却不爾朱子正是孔子傳派其於經書躬行心得矣而解說處却字字依文順義不少走作纔

榕村語錄

卷九

朱子

五

無弊

周子從來不關佛老所以人將其太極圖斥爲道家之流至朱子一切門外議論都不管就書論書方歸正統

榕村講授內將揚雄文中子邵子語編在一處他們都有要爬在人頭上的意思陸子靜便不肯在先聖先賢脚底下盤旋惟朱子只在孔孟脚底下盤旋是孔子家法孔子便只在堯舜文周脚底下盤旋所以云下學而上達孔子只到患難方說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是實信得及。學者如何學。這樣話。門人傳朱子。前面都不虛。只末語。後有作者。弗可及。已便是閑話。天地長久。倘又生箇孔子。亦定不得。宰我。說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看曾子便不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兮。不可尙。意味深長。顏子仰之。彌高數句。又是從自己用功。說夫子善誘。此等處都好體會。

世有自厲風標。清風高節。至不可攀。而無流風餘韻。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

六

在人間者。無此段。關切世道意思。故也。做鄉李文節公。家居十餘年。總只閉門一人。不接見。蔡虛齋便肯教導人。其流風餘思。至今未艾。有言某人及門。無人材者。先生曰。想是不肯講。就是二程夫子。高簡方嚴。多端坐。從之者。便有弊。楊謝都近禪。游定夫。竟爲僧。朱子便日日與門人講說。成就了許多人。後來教人都正道。無一箇差路的。

事必師古方好。若謂自我作祖。前無古。後無今。呵佛罵祖。不掛一義。却是無忌憚。孔子教門。定從古人。

考來心心相印。有憑有據。不爾寧闕也。朱子亦然。所以有根有蒂。搖他不動。近人事事苟且。其根都在不信古不考古耳。

朱子平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又留心天下事。大綱細目。無不講究明白。斟酌妥當。

朱子居鄉待人。以誠接引。後學勤勤懇懇。興社會以濟人困。建陽風俗皆爲之厚。後來雖爲侂冑所疾。卒未被禍。身後亦安全。則言忠信行篤敬之效。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二

七

朱子看得明白。總不肯出仕。不得已應命。便辦得生往死歸。所以當官一毫不肯假借。直來直往。行不去便求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亦是宋朝規制風氣。尙可以進退自由。然今之傅山李顒。終身不出。亦未嘗不聽許他。

朱子經濟之才。甚大。二十來歲。主同安簿。尙是佐貳。便事事講求。卽祀典。無不考訂詳明。聞一常人議論。有可取者。卽筆記之。有鄰邑丞自言當年奉秦太師量田令。因心未曉了。且不舉行。閉戶讀之。累



曰督促者數至丞不爲動及條理分明乃集同事  
議之彼此論駁之間事益有緒於是僚屬皆明又  
集吏役者民使縱講之爲之剖析至吏民皆洞曉  
然後舉行丞不出署不踰時而功成當舉行時他  
屬有將報竣者及丞畢役而他屬尙推猷較正于  
詔令之合否奏績迄無有先於丞者宋子遂記其  
事及後自遇此等事卽倣而行之所謂聞一善言  
若決江河自蚤年便任天下之重如此其論事酌  
古準今無不可見之行使當時有委任之者功業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

七

當在諸葛忠武之上

聖賢有似不近人情處朱子斷妓女施以嚴刑判使  
從良其實罪不關妓女也人至今以爲口實朱子  
彼時寧過于嚴孔子將景公梨園子弟付之極刑  
太公蒙面而殺妲己何妨同道

朱子太極圖注卽以正義爲靜而主之世多以此爲

疑不知朱子晚年將聖賢書義字字落實如戒慎

恐懼兩節初年以靜貫動言雖紛擾於外而中有

不動者在又遇物皆成三角下平列善惡而上有

不可以善言之善下平列動靜而上有不可以靜言之靜。至晚年不安此說。乃將動靜劃分。如與人言是有所聞。中間停息時卽不聞。卽是未發。卽是大本。與人相對是有所睹。其不與人對卽不睹。卽是未發。卽是大本。不然。一日之中。未發之時有幾。問中間停息時。還須全無念慮。方是未發。抑打點說話亦是未發。曰。但未出聲。卽是未發。如心氣不激不躁。將所言之事。籌畫簡當。皆言中節之本也。推之於行。亦是如此。喜怒哀樂。雖皆有未發。最是

榕村語錄

卷九 朱六子三

九

憂懼哀戚。時覺得萬念灰冷。平生嗜好一時都提不起。故朱子狀敬。惟畏近之。可知戒懼是歸根復命之學。而主靜卽屬正義一邊爲密切也。

讀書須返到身上。見得果然如此方好。朱子圖解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若在物上說。急懼不得明白。返之吾心。則了然矣。五行雖各成一件。物事實在只陰陽二者。如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其實只有仁義。仁是慈愛。似乎不分善惡。一總都愛。無義便愚。義却有分別。道理不出此二者。禮者



之發。智者義之藏。三千三百。是人心相親相  
發出來的。智非他。卽義之分別處。歛而入內者。  
卽理之實也。且如喜怒哀樂。實亦喜怒二者而  
也。樂者喜所成。哀者怒所深。二者已盡。無復餘欠。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粗中有精。末之  
起根處。便是本。有何彼此。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  
無聲臭也。質固有形。氣亦有形。卽神亦不可謂之  
全無。其昭昭靈靈。能爲光景者。猶是也。唯上天之  
載。無聲臭之可言。

榕村語錄

卷九 朱六子

三

太極圖解美矣善矣。尙何敢議畧有疑者。君子脩之  
吉。似當兼直內方外說。朱子只提敬字。想是對上  
主靜來。惟聖人始可言主靜。故提敬字。使學者有  
可把握。但細思主靜乃成功。非用功也。用功却在  
無欲二字。至注原始反終處。疑非周子本意。周子  
引此。或以開一篇西銘之理。乾父坤母。物之始也。  
存順沒寧。物之終也。不足以父乾母坤者。沒必不  
寧。意極懇到。理極深切。朱子以仁義詮釋。乃是從  
靜悟中來。朱子見得塞天地間皆是仁。仁則盎然

萬物皆生。遇有然處。便是義義。則止而不動。其說至精。雖未必是周子本意。但此等處。殊不可輕議。至西銘解。以知化節爲樂天事。不愧屋漏節爲畏天事。惡旨酒以下。遂都散去。恐未必然。某意欲照孟子盡心章分之。知化節。知天也。不愧屋漏節。事天也。下數節。立命也。天生人。人承天。所以踐形盡性。莫明切於此。故張子用爲節次。志事兩字。是從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分項下來。一爲形。一爲性。形應乎物。故有事。性統於心。故曰志。不愧屋漏。是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三

事。存心養性是志。至富貴福澤四句。不善讀者。錯會將字庸字及注中。所以字。便以富貴福澤。是天故意予我。以使我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亦是天故意予我。以使我之爲志也。篤果爾。天何不盡予人以富貴福澤。却又予人以貧賤憂戚。誰是該當爲善輕的。誰是該當爲志篤的。大抵天有正命。因有真心。天將自己至精至妙處。盡數付畀與人。無一些留餘。這是正命。刻刻望人成就一箇人。全受全歸。完他生這人的本意。這是真心。但天以正命



予人不能不假陰陽五行以成形既有陰陽五行  
他便混亂拉雜攙和以致貧富苦樂萬有不齊天  
亦無可奈何只是你既富貴福澤天之所喜也却  
不是喜你得以恒舞酣歌窮侈極欲將厚吾之生  
而使之爲善也輕你既貧賤憂戚天之所矜也却  
不是因你窮相就不望你成就乃望你安貧樂道  
動心忍性刻厲獨立如利刃淬鋒愈磨愈光庸玉  
成於汝而使爲志也篤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四字  
須讀斷不可將下句連讀便似天故意以此予人  
母一般曰然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三

也問若是天故意以此予人天便不似父母父母  
豈有要兒子貧賤憂戚者如此看天地眞箇與父  
朱子處己處人何嘗有一語藏匿人稱其詩易諸注  
曰吾之得力畧在四書至詩易所得如鷄肋然但  
仰此鷄肋已勾了都在大處見得到

律曆事朱子自謂不知與蔡季通書言之不一而足  
瓊山定謂朱子若不知樂則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無復知樂者矣這却不必唐虞命官典樂特推出

后夔來想是禹臯亦未必精于樂何害其爲禹臯  
朱子卽不知樂不足以爲病也

纂書比自著爲難著書任著己意隨力量所至纂書  
便要知前人的意思又身分須與他相埒方可著  
手真西山讀書記門目便極繁亂就是近思錄亦  
未停當至儀禮經傳通解初欲以儀禮爲經禮記  
作傳無所歸者彙附於後極好後乃變例自分門  
類竟作自己之書欲盡將胸中所有吐出大凡編  
書欲自道其胸中所有便不妥

榕村語錄

卷九 宋 守 二

三

論封建白班孟堅後曹問陸機柳宗元輩各有佳處  
某心畢竟歉然爲其只說到利害終非聖人心事  
封建行則久於其道民與相習不至朝更夕改又  
以其國付之是自己物事便與之一體孟堅諸人  
俱無有從民人大公處著議論者及讀朱子之論  
則某意仍是第三層其曰封建者聖人大公無我  
達君臣之義於天下者也妙極天子於諸侯爲君  
臣諸侯於大夫爲君臣大夫於家宰亦爲君臣乃  
見得君臣爲五倫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者只是



倫而已。漢唐以來諸論，總是欲使天下長久爲吾家物。聖人却無此意。堯舜當身，便以與人。何嘗要久。倒似至今還是堯舜的一般。

韓昌黎從來稱揚雄而不及董江都。說詩稱建安七子而不及陶靖節。至東坡始推獎靖節。而朱子大表章之。至與張留侯並著。數千年人物，須得朱子出而論始定。其心公平。其論精正。如今人都說宋儒刻薄。幾於古無完人。都是未曾細讀朱子書。如馮道溫公以爲仁先管仲。揚雄則更輝赫。此等人

榕村語錄

卷十九

宋六子

十四

寬之何補。諸葛武侯排譏者頗多。程朱出而武侯郭汾陽陶靖節輩洗雪與日月爭光。卽狄梁公爲武氏宰相終身。五王皆身後之事。朱子猶予以復唐之功。何等寬厚。世論悠悠不足與語。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推史漢韓柳之類。

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落數學。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槩駁落。其高

遠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

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星處却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語類所標門目多不確論爲學只當分四項一曰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窮理一曰力行儒先顯然說有此四項不可偏廢有合論處則歸之總論庶幾稍有條理又所記皆出門人手間有錯聽者有

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二

三

措詞不確者竟有大相背謬者

之銳問語類有不穩字可改否曰說是如此說如何敢改某平常說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字似不如性字爲穩細思終是妙字好下面有各一其性如何此處先道出性字妙字見得太極不是箇呆板物事又可聯屬無極且與誠字相應況前已有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此處不說性字何害

朱子解書雖有訛錯處不碍爲表裏光明朱子幾於



孟子但偶有滯處孟子則渾脫瀏瀏如琉璃屏無絲毫障翳

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遂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爲人師尙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榕村語錄

卷九 宋六子

美

是日進無疆自強不息與天無極欲立教于萬世者必須如此故子貢不曰天定之爲聖而曰天縱之將聖縱字妙言不爲限量所至無涯

窮鄉僻壤有一邪說不知何以數年後便行之天下信是妖言此若有憑之者然亦可見一種下地必竟出葉開花若是果有一立德立言經德不回之入出必竟有發露之日某近來頗不信元會運世之說見得孔子下一大種至今尙不會用難道生周程張朱等空衍其說便算了事夫子當日下種

意不如此。夫子雖不可得，但得朱子那樣人得志，行道足矣。必有這一日。以上朱子

諸儒

解經在道理上明白融會，漢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名物，到底漢去三代未遠，秦所漸滅不盡，尚有當時見行的，卽已不存者，猶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筆之，畢竟還有些實事，不似後來禮壞樂崩，全無形似。學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漢儒所以可貴。

榕村語錄

卷十九 諸儒

三七

董江都、劉子政學皆醇，其微疵處是好言災異，必推某事以實之，便有難通處。

董子應五百年而生，班孟堅度其時而爲言，於史遷、董子、劉向、揚雄諸人皆所指擬，看來似尤屬意于劉，而終不能定以今觀之，則江都是。

董子不獨深于春秋，亦深于易，其云道之大原出于天，非深于易，安能說得到此。

董子說得好，到得天行肅殺，已是無物可殺，試看雪霜嚴寒時，萬物成實，皆已收藏過了，只是一片白。



地全無所有一交春百物發生天便全是和氣如  
人肅然整齊却是在無事之時到得與人相接却  
不可如此所以明道先生獨坐時如泥塑人至接  
物全是一團和氣蓋天道是如此孔子所謂嚴威  
儼恪以事父母父母亦不安矣然無事時此一段  
肅然整齊又不可少所謂敬而後和肅而後雍有  
三冬之閉固而後有三春之發生也

春秋繁露自是廣作江都所著尚多今不傳耳然三  
策已足何必多其論性命云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榕村語錄

卷九

諸儒

三

治道云陽居大夏而陰積于空虛不用之處皆極  
精之語

漢書不可少許多三代遺制在其中若法言世間便  
無此書亦不爲缺欠至康成註却不可少無此三  
禮無從看起

鄭康成學問博其說亦多自造當時孔北海甚服之  
然已謂其多穿鑿矣

王輔嗣注易時計年方二十許後來卽以伊川大儒  
眼空千古自非大悖繆者卽不敢駁之聖賢不忌

本始其厚如此輔嗣之前視易或作曆日看或作  
讖緯看言理之竅開自輔嗣其功甚大韓文公雖  
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然未見其于經有所  
發明也故某嘗竊論其人終是文章學問聰明極  
頂未嘗思透義理雖自言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  
若思茫乎其若迷似周公之繼日待旦孔子之不  
食不寢而終歸于陳言之務去是所用心皆在立  
意造語所讀書皆是觀其文法因天資高遂見到  
古人作文意思義理上生來又原自正直故關佛  
榕村語錄

卷九 諸儒

五

老立節概不是單在道理上索求故其評經如奇  
而法正而葩謹嚴浮夸等語雖無一不當而於諸  
經究不能有成書

漢唐以來有議論不決者當以董韓爲斷韓子不獨  
學問文章好其人亦不說欺人語生平闢佛老只  
在日用倫常禮樂文物上說他豈不能作精微之  
論只消如此說而精微之論已盡在其中詩書所  
言道理宗派正是如此四岳之稱舜也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益贊之亦惟曰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夔夔齋慄禹之自敘。但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舜了不異于人。不過如匹夫匹婦。哭泣依戀于父母之前。禹不過是要蓋前人之愆。汲汲皇皇做些事功。卽堯之大。至于則天而堯典所載。只尋常事。而其實感天地格鬼神。至誠大聖。已立人極。老佛談元說妙。都是人用不著的。何嘗是道。

韓文公二十來歲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歲作送文暢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識見未定。到四十歲作原

村語錄

卷九 諸儒

辛

道便斬釘截鐵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卓有定見矣。至與孟尙書書。乃是晚年之作。詰提因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幾幸續在後。荀揚半字不提。起學識精進如此。孟子亦然。其先方自以爲當名世之數。自疑自問。到晚年纔知得孔子便接堯舜。禹湯文王之傳而已。乃孔子之見知也。韓文公原道幾句。開周程張朱之端。周程張朱如日中天。韓公則東宮啓明也。千秋萬世韓公之從祀。再推他不去。

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些年。竟將  
正教矣。韓公胆氣頗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  
尙又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  
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使的韓公闢佛。雖  
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  
池矣。

周子通書三十歲便成。程子易傳至九十年。尚不敢以  
示人。蓋自寫胸中語。尙易而發明。其傳最難。要不  
失作者之意。不及則漏其本義。過則溢于本。文。

榕村語錄

卷九 諸儒

三

須簡簡須盡。韓文公著述。自命終身注論語不成。  
真明白人。

柳子厚謂昌黎勝似子雲。此是確論。味梓云。想於易  
義曆數。昌黎不及子雲。曰子雲曆數承襲漢曆。都  
是錯的。昌黎易學。雖不知如何。但如奇而法。及詩  
臣論所引釋。皆深知易者。又如春秋謹嚴。及春秋  
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等語。便見其精于春秋。春秋  
之作。是孔子爲萬世人倫起見。絕不關那幾箇人。  
只要大經大法。常存天壤。便是了。至所貶斥之人。



其死已久。有何誅殛。後人未將這幾箇人窮其本末。搜求毫毛。不直一笑。

韓文公說他要做官。他並不曾入任之黨。說他不能耐貧。亦不見他受誰不義之財。而欲以佛骨使庭湊。曾無一毫虧折。至其文字中所見道理。直如日星河岳。千古推仰。將數百年尊尙之佛教。一旦出孤力以麾斥之。是何等見識。

人不近小人是。大端韓文公生平與當時權要姦邪臭味不投。絕不沾染。歐陽公生平。靠都是韓范。

榕村語錄

卷九

諸儒

至

一邊直至濮議。方與司馬溫公異。歐陽公既自說。不會讀過儀禮。如何便議大禮。後來張孚敬竟用之。而興獻之主。直入太廟。歷武宗之上。此千古未有之事。而永叔爲之倡。但永叔止議尊以帝號。未謂便可入主也。孚敬因此將永叔從祀孔廟。可笑。伊川謂退之却倒學了。大要韓子是理義與文章兼營。非如歐蘇專以文章爲事。卽曾子固想亦是將此事畧入思議。其梁書目錄序。非曾用心者安得。

有此鍾旺

馬文正言忠信行篤敬終身無失學者翕然服之  
只是聰明睿知少不足耳

上蔡見識高明說得精彩想要打起精神說高一層  
出來故有程門醉人之誚

鍾旺

龜山終日坐在門限上或說是門前石上不是門闕  
大約性情寬緩看他劾王介甫却摘其鳧鷖章解  
可見

鍾旺

以虛心與立志並言北溪所見自是心最要處方能  
容受得許多義理不虛則申自壅塞了一切嘉言

榕村語錄

卷十九

諸儒

三

善行皆格不入

鍾旺

朱子後儒者真西山許魯齋氣象最好真醇正許篤

實

鍾旺

朱子之後語錄無有過于許魯齋者魯齋說理大有  
警醒處他語錄不過二三十張近閩中所刻却將  
幾條好的刪去可笑

魯齋不曾全見朱子各樣好書却是躬行精到其見  
理已到透處陸稼書不得謂其不壁立萬仞某督  
學至靈壽見其生徒文字荒謬問陸則群瞪目如



隔世人。古人到一處，憑他地方荒僻，人才鮮少，必定淘沙揀金，有些教澤。陸在靈壽七年，行取入都，何至使本治毫無流風餘思。魯齋做幾年祭酒，後來人才便多出其門。

河南懷慶府出韓文公，又出許魯齋，山川靈秀，非他可比。人以龍門出子長，又出文中子，又出薛文清，爲盛較之河南，未爲過也。韓子勝子長，魯齋可兼文中子，薛文清。

胡雲峯在元時，極爲有名儒者，說書專用巧，彼此鈎

搭村語錄

卷九

詩儒

三四

搭，如今人做巧搭時文一般，最有可喜處，亦有可厭處。

文中子是要擬論語，故東說一段，西說一段，薛文清讀書記何故，亦不以類成編，論孟是門人彙集，亦畧以類相從，間有相因而附者。若自己作書，自然要有條理。

吾鄉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先生，於四書易經皆有數十年工夫，近來節改者多，久便磨滅，某嘗欲去其支蔓，存其簡要，爲一帙書，而未暇。

宋末有善相者。一朝臣引至閣中。歷相諸公。出云。首座極顯。末座凶不可言。首座乃留夢炎。末座則文山先生也。聞留子孫以遺像求題於蔡虛齋。題云。狀元兼宰相。屈身事讐胡。遺容猶左衽。畫工是董狐。前輩直氣如此。文集中又載一僧人以三教圖求題。虛齋題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觀此則留題當有之。

昌黎論一事便一事透徹。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學問。

榕村論錄

卷九 諸儒

三

事功都不透。想是讀書不專之過。只有蔡虛齋專精四書易經。而年只五十七。又貧不能多得書。如朱子語類都不曾見。故到底不明白理氣二字。然薦廿餘人於王三原。皆有成就。識寧王必反。便拂衣歸。已不是無用人。



